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趨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

駟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抵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眾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益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

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

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

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

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第

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

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

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蹟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鸚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

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為真為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為王為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

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

初者譬如馬班並有最初之書既用馬而不用班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歆七

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而闕目見於乃是慎言其餘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

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

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

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

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

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

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

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

邊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疾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

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繹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

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

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

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

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

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

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枯槁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

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

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

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

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其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

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

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

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

古之疵病可以為後世之

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

型之所在也

如論衡最為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

是則學之貴於考徵

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亾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萁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

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目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眾也夫聲色齊於目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

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

此說見呂氏春秋

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

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

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

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

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
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
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
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
亦可謂不達而已矣

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
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
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
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
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
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
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

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

名矣或人以為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

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

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

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

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

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

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

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

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所謂者也

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

若皆是也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
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
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
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糠粃方擁狐貉而進
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賦砭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

居二三也

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

然而魚目賦砭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

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賦砭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賦砭
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賦砭聽用聽用易慳也珠玉操三
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賦砭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賦砭安得
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

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
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己守殘而失之陋劉
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
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
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
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
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
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
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
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

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偽。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偽託者并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偽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為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